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與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w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以武犯禁

作者簡介：嶺南大學中文系畢業。手執紅筆為生。其實喜歡寫多於改，畫管寫得很慢。

謝騰

殘紅

三名鮮紅得刺眼的影子躲在巷子，閃避着明媚的陽光，悄悄的待在陰影中，悉窣的商議怎去向主人交待昨夜一戰裡，讓那不知從哪兒冒出的庖廚般打扮的胖子剛成一塊塊肉圍的老四的經過。一塊塊的肉團穩妥的裝載在這粗糙的麻布袋子裡，袋子底隱隱透露出暗黑色的乾涸了血，默然的倚在牆角。個子最為高大的紅衣人在執拾肉塊時心裡仔細計算後數算出來的量：老四化成二十三塊肉，那胖子割出了二十二刀。

胖子踏着舞、一刀一刀的遊弋，老四給解開後逡迤倒下……紅衣人們回憶起昨夜的那一戰，三人相識，其中矮小的一位狠狠的向空氣吐出一口濃稠的痰，彷彿吐出心中的鬱悶：「那胖子當真邪門……莫名其妙的手法……」回憶起昨夜的點滴，卻發覺內心最記掛的是早上庖廚打扮的胖子從廚房裡端出來的一碗滾燙綿滑的白粥，以及伴在粥旁一小碟鹹淡相宜的鹵菜，不禁不住嚥一嚥涎：「分明是廚子……卻身負如此上乘武功……當真邪門！」其他兩名紅衣人不語；個子高大的一位只是呆呆的望向天空偶爾飄過的雲；是亮麗的晨。

回去罷。然而，回去後呢？個子最為高大的紅衣人從麻布袋子裡拿出二十三塊肉，平放在大廳中央地板那潔白的布上，顯得很是醒目，如肉檔裡展示的新鮮的嫩滑的內材。其餘兩名紅衣人伏於旁，深深的把頭埋藏於雙臂中。大廳中寂然不見人影，只有白淨的晨光從窗櫺中灑進，凝固成默然的安靜，彷彿向二十三塊肉奠祭。待整理好老四這二十三塊肉後，個子很高大的紅衣人也俯伏，伴在其餘兩名紅衣人處。晨光依舊灑灑灑進，時光默默流逝，三人一直伏下。

忽然，大廳側門閃過藍色的影，倏忽來到三名紅衣人前。三名紅衣人仍深深的將首埋藏於雙臂中。沉厚的聲線：「主人吩咐，你們當中一人要死。」頓了一頓：「這是懲罰。」三名紅衣人望到這一身藍色衣飾說出一人要死的人站於前。「昨

夜一人敗亡，主人很是生氣，」藍衣人淡然道：「明白罷。」說完向後一躍，離紅衣人三步遠，手一揮：「動手，」背負雙手：「一人要死。」

三名紅衣人彈起立定，對望。他們想起小時候那年頭遇上寒流，三人以及給剛成二十三塊的那位一起躲在破舊的木屋中相依取暖的光景。他們也想起四人共赴投靠主人召納門生時互相比拼競爭獻技的場面。他們更忘不了那一天主人對他們說他們當中只有一人可以加入時，四人下定決心要成為這一人的心情。他們最為忘不了主人辨別不出四人中誰比誰更有欲活下去的意念便一概招攬四人時四人歡悅的笑臉。這等回憶彷彿遙遠；那是十二年前的日子。如今，老四給那打扮分明是廚子的人剛成二十三塊，主人命令剩下的三人留下當中的一條命，他們不得不遵從，也根本不能不遵從；眼前的藍衣人不會袖手旁觀，當他隱藏着的比疾風的鷹還要快的劍直刺時，他們根本毫無招架之力。而且，除了這裡，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那天，當四人的父母在一場疫病中潰爛了雙目，家裡沒有分毫召來大夫緩減疼痛，雙目那兩個大窟窿癢得父母禁不住抓破了流出又稠又腥的血與膿，力盡的倒在破舊的房子里一堆枯乾的禾草上，輾轉的扭動了三數下後，四人頓成爲無依無靠的孤兒，立時便要面對如何在世間的縫隙中生存下去。經過兩年的流離，胼手胝足的在各處山頭揮汗與城鄉各類農的農視中，四人的心腸及膽子在艱辛與困苦裡變得繃起了一層厚重的皮，那時，他們協議，無論如何，要讓四人當中最強的人活下去。自此，生活起了變化，以往謙讓的手足變作相競的敵手，在活與亡的拼搏下，四人紛紛磨練砥礪。於是，他們從各類非人的勞動中鍛煉出靈活的身手與堅韌的毅力；於是，他們能夠通過那次試煉加入主人麾下；於是，四人皆穿上鮮艷刺眼般的紅衣爲主人執行殺人的任務；只因四人都表現出「比



插圖：泥種葉

另外三人強」的自信與意念，每次任務也期盼能夠活，也的確能夠活。——任務總是成功；惜這一次卻失敗。只是失敗而已。

個子最為高大的紅衣人忽爾出手，在三人的凝視中雙手握成拳，迅速的向左右個子較矮的與個子不高不矮的紅衣人襲去。兩人也敏捷分明是廚子的人剛成二十三塊，向對方擊之。瞬間每人也利落的向兩旁出招，紛紛攘攘的擊與擋。他們知道，與其四人死，不如讓最強的活——三人的命成就一人的命，值得。於是，三人在這充盈着白亮潔淨的晨光的大廳中，在給那分明是庖廚的胖子剛成二十三塊的同伴老四前，在背負雙手漠然不動站於三步外的傳遞主人吩咐與執行主人交託的藍衣人的監視下，三名紅衣人的拳像冬夜爐火吐出的舌，噼噼啪啪的燃着薪木烘烘的鼓動冒發，毫不留情的相互擊去。雙手在化作各招各式的拳、掌、切、打、挑、撥、彈中，三人暗暗的試探各自尋找最弱的隙，同時也戮力的掩飾自身的弱，不讓另外二人發覺。

一刻，三人的額也隱隱的透出點點的汗，招式也更狠了。這時，個子較矮的一位在架開個子不高不矮的那位向他腰間切去的一掌時，左手揮出的一架力道不純，右手不得不趕來幫忙，卻發覺個子最為高大的紅衣人的拳乘機鑽了這空隙而來，發出的右手也來不及回來格擋，在空中猶豫了刹那，於是便遭拳頭結結實實的擊在左脅上。個子較矮的紅衣人沒有感覺得到疼，因為他知道敗了，要死的人就是敗的那人——他讓他倆察覺了隙。

如他所料，個子最為高大的與個子不高不矮的紅衣人也收了向對方揮舞的手，專心向左脅剛結結實實受了一拳的自己擊來。原本三人間的平衡打破，弱者頓成犧牲。他們四人明白，四人一起死，不如一人獨個兒生。這是他們四人目睹父母在破舊的木屋那堆枯乾的禾草上滾動呼喊的哀號，在母親爲照顧先染上疫病的父親繼而不久也同樣染上疫病潰爛了雙目癢得不禁以指插入又稠又濃的窟窿，在參與娘同時斷氣留下幼小的四人後，在艱辛與苦難中，四人悟出的道理。

現下，兩人合戰一人的局面，讓個子最矮的紅衣人飽受各招各式的擊。在左邊個子最為高大的紅衣人握得圓滿的拳與右邊個子不高不矮的紅衣人蓄滿力量的掌同時向胸間襲來時，個子最矮的紅衣人終於不再格擋，沉厚的響聲伴隨斷裂的肋骨，個子最矮的他展露一抹微微的笑——他知道任務完成了，一人活比四人亡來得好。轉眼，個子較矮的紅衣人吐出了一口血，在空氣裡化作一道紅，灑在平放於大廳地上潔白的布上的二十三塊肉上，然後，他倒在這二十三塊肉旁，臉上仍殘留着淡淡的微微的笑。強者活，弱者亡，三人的死，換回一人的生。這是命。

「好了。完成了主人的吩咐。」藍衣人依然漠然的站在三步遠：「把這裡收拾，然後回去休息，等候主人的信息。」說罷，閃身，不見了人影。

個子最為高大的與個不高不矮的紅衣人收手立定，怔怔的望着地上兩位。（第五回）

短載

甫躍輝

作者簡介：1984年生，復旦大學首屆文學寫作專業研究生，曾在多家刊物發表小說。

魚王

偏僻的村子一日之間和遠方有了關聯。村裡狹窄的道路擠滿從縣城和小鎮開來的汽車，汽車長龍從村外一直蜿蜒到村後的小山，喇叭聲此起彼伏。七八歲大的小孩在汽車之間瘋跑打鬧，引得司機破口大罵。捕魚接連進行了三天，村裡的道路也接連擠了三天。三天後，整個縣都在談論老刁和白水湖了。他們說，白水湖真出魚王了，姓刁！自此外面有不少人見了老刁就喊魚王，老刁總是拱拱手，說抬舉了，抬舉了。村裡只有幾個人這麼喊他，多數人私底下議論，魚王？他也配？不過一個養魚的！

第四天黃昏，老刁出現在我們幾家的庭院。我們看到父親母親受寵若驚，父親激動得舌頭打結。老刁，他說，老刁！豎起了大拇指。母親繫着圍裙，剛下完蛋的母雞似的，歡聲笑語，走得呼呼生風。留下來吃飯！留下來吃飯！她連連說。老刁疲倦地微笑着，又抱了拳，向父親母親舉了舉，說不麻煩，不麻煩，我是來請小東西上去吃飯的。

那天晚上老刁的手藝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們吃得口呼海嘯，額頭冒汗，鼻尖流油。老刁和海天還那樣，不怎麼吃魚，只是喝酒，喝得異常猛。我們才往肚裡稍稍墊了個底，大半瓶酒下去了。海天嘴角掛着笑，臉頰潮紅，靜靜盯着老刁。老刁滿臉潮紅，短粗的指頭顫動着。我們看到老刁眼中漸漸有了變化，眼黑和眼白漸漸變紅，變得透明，融為一體，悠悠的像兩朵小火苗，搖曳着，閃爍着，越來越明亮。他仰脖咕咚咽下最後一滴酒，空酒瓶往桌上輕輕一擱，抹了抹硬胡茬，長長嘆了一口氣。嘆息綿長悠遠，溫婉動人，感傷的歌聲似的傳到湖面。湖面靜悄悄的。我們舉着筷子，靜靜盯着他。

六

今年開春即落雨。雨點彷彿滾肥的灰白蛾子，亂紛紛撲向山湖泊。白水湖日漸滿溢。老刁心急如焚，想了許多法子洩洪，不少魚隨洪水而去，老刁也只能嘆息一聲。山下不少人家在小溝小澗置了魚籠，提起不少白花的魚，心裡暗暗高興。幸好一過四月，天氣晴好，水陡然落了許多。老刁滿臉的皺紋剛舒展開，可誰也不曾料到，竟從此幾個月再不落雨。白天極其漫長，太陽紅得噁噁亂叫，趴在湖上方總也不挪窩。眯起眼睛，看得見周圍的空氣中充斥着無數長滿刺的小火球，小火球落在皮膚上，皮膚吱吱響，立馬聞到一大股烤肉味。山上山下的莊稼烤得焉頭耷腦，還得從白水湖引水澆灌，山上的玉米地也靠着白水湖；每天湖裡有好幾架抽水機，突突突往外抽水。幾面夾攻，白水湖的水落得更快，不出一個月，已經落到村裡老人們見過的最低水位以下。

老刁如熱鍋上的螞蟻，別人到湖裡抽水，他便到抽水的人身邊坐着。起初很熱情，遞煙遞水，感嘆天如何乾旱。村裡人說，從盤古到扁古，沒見過熱天這麼旱！老刁說，從南闖到北，沒見過這麼怪的日子！可日子一久，村裡人一到湖裡抽水，老刁就到人家身邊坐着，不免惹人嫌了。抽水的人暗地裡議論，他這是來看看大家，好叫大家不好意思多抽湖裡的水。這話一出來，人人氣憤。都說你老刁在湖裡養魚，得了多少好處，大旱天裡，抽你一點兒水救命要甚麼緊？老刁不知道村裡人對自己有了看法，卻從他們臉上看出來了。他一到，別人眉毛一擰，扭過頭去，愛理不理的。老刁明白過來後，不到抽水處去了，心裡又氣又急，又實在想不出辦法。方圓幾公里內，白水湖已是最大的水源地，只有出的，沒有進的。（之十七）

詩意偶拾

謝海勤

作者簡介：嶺南中文。

我們每天在做同樣的事

我們靜坐，在一張長椅上
你從布袋掏出飯盒
昨夜的菜，於夾縫中蒸發
我在迷漫的煙霧間，看見了
一群繫綁紅繩的白鴿
飛離陸地。你對我說
冰櫃的菜要勉力留下，這樣可以
省下二十元

從小我們總是以為
鏡內受限的陽光
不會暖化
臥在魚上的檸檬草
每天行走樓外，像
平台慵懶的貓
隨意流浪，直至我們懂得
互相問好，才發現了
檸檬樹下的泥土味

煞有介事的來電，止住
午膳的留白，悄悄
在延長的樓影下，悄悄
延長我們
與我們所念及的
種種關係

我使勁拉開，一向緊扣的
汽水蓋子，可是
指頭上的麻痺，彷彿擺脫不了
牙病帶來的敏感和無力

我們靜坐，在一張長椅，當下的
訊息如常成了當下的
話題。你蓋上飯盒，撕開糖包——
一半在內，一半在外
咖啡沸溶立方的糖，我又忽而懷念
那些瑣碎的、接近透明的
慰問語

浮城誌

蘇伶

作者簡介：偶爾迷路，偶爾找不到出口。網址：http://soling1216.mysinablog.com/

鑰匙——鎖不住的幸福

「鈴噹鈴噹……」她每天也把我掛在身邊。她在我身上加了一個小鈴扣，不論走到什麼地方，都隱隱約約傳來兒時幸福的笑聲。我有很多個分身，卻不能全都通往快樂的門。

小時候，她不曾擁有我，她只是捉着媽媽的衣袖，看着媽媽在手袋中拿出「鈴噹鈴噹……」的我。她每次聽到我身上發出的聲響便會活潑地拍着手，彎下腰，自己安分地脫掉鞋子，滾圓的眼睛看着母親把幸福打開。一進屋她就飛快地撲進爸爸的懷中，「爸——」爸爸便將她抱起，在天空中旋轉幾圈，她張開雙手，閉上眼睛，哇，好像展開翅膀，化作小鳥，飛上了無邊無際的天空。爸爸的臂彎很大，就是藍天下澄明的湖泊，她就沐浴在那兒。

後來，長大了，她開始擁有我，也擁有自由。人們說人生有得必有失，擁有自由以後，是否要拿當初的幸福兌換？假如是這樣，她寧願一輩子也在爸爸的懷中暢泳，千萬不要讓她長大。她長大了，爸爸也無力再抱起她，抱起了也恐怕立即跌在乾涸的硬地上。那時她剛升上了初中，第一次握着我，站在門後偷偷掉眼淚，她沒有打開那道門，門後傳來嘶嘶力竭地咒罵聲，她想不到為何相愛的爸媽一下子會惡言相向，彼此生恨。她的幸福幻滅了，爸媽離婚了。從此，她手中的我，又多了幾個分身。她跟媽媽一起搬走，只剩下她爸爸一個獨自留在那個家。那個曾滿載溫馨笑聲的家，門鎖至今也沒有換掉，她一直也保存着我，一直把我帶在身邊。

那一年她們搬走，我也跟着她們搬走，住過很多地方，一直也是租屋住，因為是那些房子都是合約形式，共搬了四次家。每一次搬屋，我的分身就愈變愈多，多得她也分不清楚，到底哪一個我，才是真正用來開啟舊日那道門。她曾想過，再一次打開那道門，可是她無力走到門前。她的腦海中總是想起了爸爸抱着另一個女人的情景，那張臉彷彿不屬於爸爸的，一張陌生的臉。新的分身又出現了，她

就把舊的分身又扔掉了。直到搬上公屋，她以為這是一道安定之門，安穩快樂的日子就在眼前。

日子總是不如人意。我常常聽見她的嘴巴像我那樣鈴噹鈴噹，不再是甜甜的鈴噹，而是吵耳的尖叫，她搗着耳朵，大聲咆哮。她忍受不了，她聽不慣媽媽尖酸刻薄的語調，她不明白為什麼媽媽不再是從前被她拉着衣袖邊的那個溫柔女人。媽媽用力拉扯着她那長長的頭髮，她被媽媽甩在空中，再拖在地上，再不是昔日的她小鳥了，翅膀都被狠狠折斷了，淌着血。於是，她靜悄悄收拾一切，還未天亮，她逃掉了，離開那可怕的地獄。她在街上溜達，她跑到朋友的家……可是每一次也被媽媽捉回去，更狠地拉扯她的頭髮，遍地也是黑黑的斷髮。她無力地癱在地上，想起了那澄明的湖水。她知道湖水發黑了，不能再暢泳，但起碼可以讓她瑟縮於漆黑的湖底，暫且安寧。又是一個黎明，她帶着我，帶着身上的傷痕，來到兒時的門。終於，她再次打開童年時曾經幸福的那道門。父親已不再孤單，屋裡多了一個陌生的女人，儘管這樣，她仍選擇留下來，起碼讓她有半點安穩。每見她梳頭的時候，總覺得頭髮一天一點減少了，她很害怕，怕有天會光禿禿的一片，就像她枯乾的內心。她逃離以後，並沒有過得更快樂，反而頭愈來愈痛，劇烈地痛，就像有個築路工人站在她的頭頂，鑿開她的腦袋，每一下，不會太深，而是一點點慢慢地鑿下去。從此，頭頂裂開了一個洞，一個永遠無法修補的缺口。

她一直把我帶在身上，卻無法再推開兒時幸福的大門。她就這樣緊緊捉緊我，一直也沒有把我棄掉，只是她一直在逃避。儘管爸爸買了很多很好吃的東西給她，她半點愛也感受不了，她已不知在什麼時候對世界、對任何人失去了感覺。從前，她一直帶着我，一直期待着我的分身再次出現，那是一道快樂的門，門後有一個真正愛她的人。如今，她什麼也不再期待，那道門永遠牢牢關上了。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感人小故事

麥頌賢

(嘉諾撒聖家書院 2C)

忘難

在我一生中，實在發生了很多不幸的事。可能在旁人眼中這是一件多麼渺小的事，但對我來說，卻是多麼的難忘。

四十多年前，殺蟲劑和獵人把我們趕絕了，我的親人差不多全都死掉了，原來的家也被人類破壞。後來，美國政府實施了一些法例，我才保存了性命。

雖然四十多年來，我也有很多人死了，不過，這些都不比那一件事深刻難忘。

有一天，我如常食用那些魚，我總是覺得牠的味道怪怪的。之後，我便吐瀉了。每當吃過那些怪魚後，我也肚子痛。這樣，我的親人就毒死了大半數。難道人類真的想我們死清光才安心嗎？

這才是災難的開端。又過了幾天以後，我的「家」出現了一些奇怪的東西，它還黏在我和其他鳥身上，我們連游也游不了。有些鳥更因此而死掉。經我估計，大約有四百多。包括我的兒女和孫兒在內。這令我痛不欲生。我寧願跟家人一起死。

它還圍堵了我的家。當我快餓死的時候，忽然有個身穿白衣的人把我拿起。我當然拼命的逃跑。我脫離他的手，用力嘗試飛上天。當然，那些怪東西黏在我的翼上，我飛不高。最後，他用一個網來捕捉我。

他們捉住了我，然後把我送到一個不見天日的地方，說是保護我們。保護？他們還說保護地球，保護瀕臨絕種的動物。我的家人都死光了。十多年以後，我離開了這世界。

二〇二〇年，棕鵝完全絕種。我的屍骨被製成標本，在博物館內觀看人們的所作所為，等待他們滅亡的一天。

青協、萬里合辦：第四屆得獎「感人小故事」

http://story60.u21.hk